



大凤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大荒以西

／ 张晓琴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火凤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大荒以西

张晓琴／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荒以西 / 张晓琴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

(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7-5378-5071-1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6798 号

书名: 大荒以西

著者: 张晓琴
责任编辑: 刘文飞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6.75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071-1

定价: 38.00 元

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

001

“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经在出版界发生过影响的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谢绝他的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这一套青年批评家的丛书。

我为此又特意翻阅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以外，还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写的序言。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徐俊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就是我和王晓明两个策划者，这里所说的“宗旨”，肯定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但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在哪篇文

章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原先记忆里似乎为这套文丛写过一个卷头语，但现在翻阅一遍也没有找到，也许是我曾经写了，后来没有用上，只是给徐老师写序时做了参考。所以，徐老师文章里打了引号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论为我们当时筹办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多种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文化工作在经济上是阔气多了，高校系统拨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各种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所以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要出一本书并不困难，但真正的困难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前一本文艺批评的著作能否产生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青年批评家的专业思想以及价值观。

1980年代，文艺批评是显学，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艺批评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时整个文学艺术正处于一个逐渐摆脱政治体制制约，开始自觉、自主、自在的审美阶段。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内在自觉，自主是指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接受检验、寻求合理生存的社会效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变，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人们在主观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转变中的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支撑才能显现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论热潮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形势的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一批年轻人懂外语，面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引进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消解原来一元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与文艺创作互相呼应，对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文艺创作给以及时的解读。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文章，从“五四”前后谈到当下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汇的可能性。那时我读书并不多，论述也有点勉强，学术性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间引起过强烈反响。有一个朋友说，那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好，而是他们（指作家们）需要你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个朋友说得对，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这

样的批评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种文艺创作发展的需要，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大学生教师逐渐取代了原来作协的文艺官员、核心报刊的主编。本来文艺批评应该有更大气象产生，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气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里从事批评的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双重压力。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在于主观上，因为学院批评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距离，在主观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客观上却遭遇了市场的挑战。出版业的萧条和倒退，迫使原先构建的批评家工作平台纷纷倒闭或者转向，出版人仿佛在惊涛骇浪里行舟，随时都有翻船的恐惧。不赚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论文集，自然无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学术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必然会影响主体热情的高扬和自觉，导致对专业价值的怀疑。那时候高校考评体制还是传统学术型体制，青年教师如果不能顺利出版著述，其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以及社会评价都受到影响。我在1993年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上，所谓逆风行驶。我当时就想试试，到底是读者真的不欢迎文艺批评，还是出版社被市场经济大潮吓慌了手脚而不肯作为？我与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们一起分担了这个实验，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好的，书虽然有了一些经费补贴，出版社不至于亏损，但是销售和宣传的结果，反而有所盈利，《文丛》最后几本的出版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我比较看重的是这套丛书里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如郜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薛毅等几位青年才俊的论文集，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儿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后来几年里我又策划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的意义还是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不仅仅是对几位青年朋友产生影响，也不仅仅是对上海地区的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续小强先生在二十年之后还想借重这个出版品牌来推动青

年批评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编辑“火凤凰”的两个宗旨中的一个：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

这是我的愿望。写出来与青年批评家们共勉。

陈思和

2014年3月3日于鱼焦了斋

大荒以西的文学图景

2013年秋，张晓琴获得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的机会，我是她的指导老师。此前，她曾在雷达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师出名门，学术训练和批评文字都相当好。到北大后，晓琴十分用功，读书写作做事都用心用力。是年夏天，晓琴入站后，得知林建法先生约我做的学术年谱二年余未有进展，便自告奋勇承担此项工作。她表示过去读过我大部分的书和论文，也想借此机会再读读，这让我十分感动又不忍。因做这项工作要花费极多的时间，就是跟我读研究生多年的学生（从本科教到博士的学生也有多位），我都不好意思提出请他们帮忙。也是因此缘故，拖了数年，对建法先生一直没法交账。现在晓琴主动提出，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同意。晓琴做事认真，她硬是把我所有的书和主要论文又读了一遍，这项工作前后做了大半年。后来写出年谱，做得十分仔细，原稿有六七万字，在《东吴学术》上发表了三万多字，受到各方面好评。虽然我自己看得汗颜，视为是建法先生和学界同仁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某种学术经历的总结，但对晓琴则多了一份感念。实话说，我至今没有要求过我的学生写一篇关于我的文字，晓琴实在是一个例外。我对晓琴的重视还在于她求学的精神和态度，她的好学、上进心和勤奋感动了我。此外，晓琴给我的印象，还有着一种西北女子特有的干练、坚决和侠义，对她性格和才情的感受，最早来自她的诗。那是写西北的诗句，宽广苍茫却又俊丽：

“北方的草原在前/一秋露水在后/风过红色衣裙/回忆如盐，浸透血液……”（《致远方》）

她还能写出精致的意象，人世情感与历史沧桑在一个定格中显得如此沉静而决绝：

“打开门，等待/远征的兄长与丈夫/北斗星照耀归程/苍狼嗥叫，马匹安静/抵达的夜晚/醉倚祁连。”（《致远方》）

诗写得豪情满怀，有西北古意与雄峻之风，我想，有如此的情怀做学问也是有志向的，有作为的。晓琴在北大这二年，又受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那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集体，他们相互切磋、比试，碰撞出诸多火花，成为文坛上一片耀眼的风景。晓琴也恰逢其时，显示出放马出关的意气。

002

不到西北，不能理解西北的大地荒漠、风土民情、人文气象。前年夏天，我与几个朋友一路驾车翻越祁连山，感受到古丝绸之路西北大地的雄峻和壮烈。从兰州到凉州一路，在乌鞘岭上得见雪线，在凉州城头上体会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文人雅趣；然后去中国第一军马场——山丹军马场，穿过裸露的长城，被无边的油菜花击倒，在焉支山下穿越时空；过扁都口，在祁连山中怀想匈奴之歌，翻越祁连山后，在大通河边看见古老的放牧景象；夜宿西海小镇，仿佛伸手可触北斗星座；最后来到海拔三千米高的青海湖，为大西北的无边大自然所折服。湖与天，山与湖，一条道路望不见尽头，生也有涯，天地无限，在西北的大地上感受尤甚。西川在这附近写下《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有一种神秘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不用说，西北的神奇深远有地理、历史与文化做底，激发的思绪和想象大不一样。

醉卧沙场君莫笑，西出阳关有新人！晓琴作为西北70后一代青年学人的代表，给学界和批评界带来了一股塞外的清风。

综观晓琴的当代文学研究，可以看出，她对先锋一脉用力很深，此外以她的地利之便，当然也专注于西北文学的研究。这些年她涉猎了不少西北作家，常在她文章中论及的就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杨显惠、石舒清、刘亮程等。晓琴关注西北这块土地对作家的滋养，

他们文化上的传承、地域的印记，他们特有的生命体验与情怀担当，还有他们突破樊篱的野性……所有这些，都给中国主流文学史，给现代理论范式，给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挑战，这些课题构成了晓琴持续写作的论题。在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中，她看到了现代性带给西北作家的更多的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看到了他们对还处于贫瘠状态中的人们的生存、迷茫和失落的忧思。晓琴还注意到，在诸多西部作家笔下，似乎总有一曲挽歌在吟唱，那是对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追悼，他们为西部和自己的家乡辩护，为即将失去的文明刻碑立传。

晓琴的这些学术论文，流宕着浓浓的诗意，我们会看到，在她的笔下梳理着缓缓展开的两幅图景：一个是古老、浪漫、充盈着精神信仰的图景，另一个则是挣扎在现代文明冲突中的痛苦图景。她尝试去解释，前一种图景可以作为后一种图景的拯救。我也注意到，晓琴并不只是一个西北地域的文化优越论者，相反，她会关注那些客居在西北的作家，去审视他们的个性和艺术品性与西北的碰撞是如何生发出更为强大的艺术能量的。确实，西部文学那些标志性的作家、诗人都是外来者，如张承志、周涛、马丽华，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回答？为什么他们在西部就能创造出比本土作家更大的成就？晓琴有一次对我解释说，他们不仅仅是用异乡人、他者的目光打量西部，同时，他们一定是碰触到了一个伟大图景，并被强烈地召唤。

这就是晓琴研究的课题。西部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它包括西北与西南，甚至北方广阔的草原。在1980年代，西部文学的那种苍茫、雄浑、激越的英雄主义暗合了时代狂飙突进的变革精神，它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的抒情风格，但后来慢慢地成为一种地域文学。有人以为，提倡西部文学就是对西部作家与文学的窄化。也许这样一种认识有其理论的支撑，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如此来梳理一个地域的文学，不外是要与作家们所生活的地理与历史关联，是一种不得已的命名而已。西部文学的高与低，完全在于批评者自身的判断。作家若以西部自卑，则不愿意要这“西部文学”的标签；倘若作家想以西部而自豪，则会自我命名为西部作家。在这方面，陈忠实和贾平凹便是例子。他们从未因被命名为西部作家而自卑过。相反，在《白鹿原》中陈忠实还通过朱先生

表达了对南方的轻视。另一个例子是张承志。张承志生于北京，但在其《告别西海固》中宣称，他所笃信的文明是以西海固为中心向世界展开的文化。他们以此而自豪。

晓琴的批评文字带着西北的凛冽与空旷，自有一种执着与坚韧，她并不寻求女性的温婉与柔媚，而是追求思想的抵达、文字的干练与灵动。晓琴有能力介入复杂的文本，也有能力把简单的文本挖掘出历史与理论的蕴含。当然，诗性与感悟是她的文学批评最有活力的要素，西北人的大情怀与她的敏感构成了她的批评文字的质地。

在西部文学提出之时，中国还没有提出“一带一路”的口号，还没有复兴古丝绸之路的构想，那个时候的西部文学，是面向中部和东部文学的（深层潜在的向往则是西方现代主义和世界主义），所以有“陕军东征”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部文学一度在边远处徘徊。但中国有句古话，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后，当中国文学面临重构、突破和提升时，西部文学长风出谷，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助力。如今民族国家的复兴强盛都在打西部的牌，“一带一路”不只是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意义，它同时具有文化的和美学的意义。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引领意义正在突显出来，关于西部文学的研究和文学批评，无疑正面临一个新的契机。

这正是晓琴和西部众多的青年学人的机遇所在，他们站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新起点上，也是站在文学批评的新的起点上。此次陈思和先生将晓琴的文章合集收入“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系列，不仅是对她本人文学批评的肯定，也是对西部文学的支持，可敬可佩。

是以为序。

陈晓明

2016年1月13日

辑一 / 001

最后的水墨乡土

——贾平凹的《极花》 / 003

老生梦蝶几人醒

——贾平凹的《老生》 / 010

招不回的游魂

——庄之蝶论 / 021

悲怆的秦声

——重读《秦腔》 / 032

一灯难除千年暗

——贾平凹的《带灯》 / 046

小说家的秘密

——《高老庄》论 / 056

无敌之阵里的新故事

——读《怀念狼》 / 066

蝴蝶的轮回

——从庄之蝶到老生 / 074

辑二 / 083

四月的歌手

——重读《人生》怀路遥 / 085

人性的扑火者

——田小娥论 / 092

玄冥神秘中的矛盾

——论《狼图腾》 / 100

灵魂的洁净

——石舒清论 / 121

民间有月来几时

——读吕新的《下弦月》 / 132

张好好的布尔津 / 136

《空山》的悲与伤 / 148

极端的命运之书

——论东西的《篡改的命》 / 159

杜光辉的可可西里 / 171

辑三 / 175

偏执的美与失

——张承志《相约来世》及其他 / 177

《甘南纪事》：失乐园的隐痛 / 185

写作是一个悲喜交加的过程

——杨显惠访谈录 / 190

灵魂走过西藏 / 199

人对自然的初心正觉

——周涛散文走向一种 / 210

刘亮程的龟兹别志 / 217

辑四 / 221

大地逝世的悲歌

——于坚诗歌的一个侧面 / 223

穿透时间的方式

——彭金山其诗其人 / 230

从生命的记忆到思索

——牛庆国诗歌简论 / 233

离离的迷与痛 / 248

后记 / 250

最后的水墨乡土

——贾平凹的《极花》

贾平凹近年来创作状态颇佳。自2000年的《怀念狼》以来，他推出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大多以商州故乡为背景，又每有新意生发，如《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等，描述陕南古今，叙说乡土人生，细呈现代文明转型时期的乡村困境与乡土文明的式微，被誉为“乡土文明之碑”“百年中国史录”等，贾平凹也因此获得很大声誉。细观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显然是宏大的历史时代书写与精微的人物雕塑穿插而行的，在论者专注于贾平凹对百年中国甚至是更古老的中国历史的书写时，贾平凹却将墨力漫向底层人物，推出一部新作《极花》。

003

荒花的极花梦

极花是什么？是那种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的植物吗？是那种被称作虫草的名贵药材吗？极花除了服用还能做什么？或者说，它还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在《极花》中，贾平凹不断地思索着，他站在现代文明转型时代的乡土上，向城市提出现实之问，然而，无人应答。乡村的困境、文明的消亡，都萦绕于他的心头。于是，贾平凹开始写作，这或许是他寻找未来的方法。

《极花》中的故事发生在大西北一个叫圪梁村的小山村，这里是当下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之一。与当前中国急速发展的城镇相比，这里

堪称前现代社会，贫穷至极，连白面蒸馍都吃不上，更有许多原始的信仰和风俗，最重要的一个讲究是窑前不能栽木桩，有木桩就预示着这户人家将不会再有女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男人已经没有办法娶到老婆，他们对此惧怕至极，为了延续香火不择手段，《极花》的主人公胡蝶就是被人贩子卖到了这里的。

胡蝶是贾平凹经唐宛儿、西夏、白雪、带灯后又一个丰腴灵动的女性。贾平凹对蝴蝶这个意象情有独钟，《废都》中的庄之蝶取名于庄周梦蝶，后来的《高老庄》《老生》等作品中均有蝴蝶意象出现，《极花》中的这个女孩直接取名胡蝶。胡蝶年纪很轻，美丽聪颖，上学时作文被老师当范文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念过，但为了照顾弟弟上学就辍学了，后来随捡破烂的母亲进城。胡蝶一心想做个城里人，而且她的长相气质都很像城市人。连房东老伯都不忍赞叹：胡蝶天生该城市人么！但胡蝶在第一次找工作时就被拐卖给圪梁村的黑亮，后被强暴生子。她做了妈妈后被解救回城，在城里却遭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成为被看的对象，没有退路的她只好又一次坐车去圪梁村。对于这样一个女性的悲剧，读者应会给予同情。哪怕她在圪梁村蛮不讲理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产生同情和不安。

再看看小说中圪梁村的其他女性。难道她们天生该承受乡村的贫穷落后吗？这些女性可看作是胡蝶命运的共同体，她们往往有让人怜爱和尊重的一面，但又无法与强大的命运对抗。手巧心灵的麻子婶，她剪出的窗花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渴盼，她同情胡蝶，甚至想帮她逃出村子，却因此招来灾祸。在城里做过小姐的訾米，也有敢作敢为的一面。三朵媳妇一到圪梁村就被打成了跛子，金锁的媳妇被葫芦豹蜂蜇死……其中最让人难过的却是黑亮的娘。这个女人的漂亮与温顺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她持家勤俭，有所信仰，在家里供奉“天地君亲师”和极花，并尽自己所能给未来的儿媳妇攒了十斤棉花。胡蝶到了黑亮家后，村里人因此纷纷模仿黑亮娘供奉极花。但是这个女人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